

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埃。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埃。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君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

曲埃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

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文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

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  
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  
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  
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  
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  
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  
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

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  
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  
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  
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  
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  
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  
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

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  
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  
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  
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  
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  
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  
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  
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  
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  
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  
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  
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  
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  
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  
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  
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  
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

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燬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饉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靈公未  
喋盟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  
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  
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  
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  
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  
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  
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  
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  
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

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魚曰君致大夫而  
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  
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  
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  
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  
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  
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  
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

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

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

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犬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白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玉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



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歛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舉之以假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劉向說苑卷第十三

劉向說苑卷第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

劉向說苑卷第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

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慝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

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奔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勲育戎氏以犬馬玆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

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闔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

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  
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  
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  
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  
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  
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  
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  
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  
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

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秦始皇  
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  
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  
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  
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  
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  
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  
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  
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  
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聞

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

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殪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春環有

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  
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睢  
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  
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  
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  
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睢與寺人脊  
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

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  
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  
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  
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  
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  
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  
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  
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



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  
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  
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  
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  
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  
群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  
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  
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  
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  
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  
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  
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  
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  
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  
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  
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  
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  
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

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  
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  
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  
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  
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  
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  
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  
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

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  
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  
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  
王從之賜虞子菜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  
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  
子憙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  
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  
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  
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

之車千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

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摺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

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令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

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軔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軔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

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讎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曰：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刑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刑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

曰於彼有實乎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  
入追者罷乎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  
法令而親刑乎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  
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  
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  
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  
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  
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劉向說苑卷第十四

## 劉向說苑卷第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  
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  
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  
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劔利倡優拙夫劔利則  
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

曰於彼有實乎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  
入追者罷乎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  
法令而親刑乎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  
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  
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  
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  
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  
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劉向說苑卷第十四

## 劉向說苑卷第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  
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  
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  
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劔利倡優拙夫劔利則  
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

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  
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  
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  
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  
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  
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  
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  
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

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  
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  
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  
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  
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  
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  
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  
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  
棄逆之至也涵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  
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



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  
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  
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  
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  
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  
利兵，盛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  
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  
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  
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

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  
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  
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  
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  
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  
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  
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搏辱不行，大爲天下戮  
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  
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

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柱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蕘立則杖耒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

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躰也心猶與則肢躰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

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  
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  
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  
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  
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  
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  
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  
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  
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  
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形  
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厖之守戶如輪之逐馬  
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閭不及鞞呼不及吸足舉  
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  
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  
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  
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  
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  
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